

天酿

□蔡晓舟



浆果之酿,自幼神往,何况人在中年后,堪比黄花瘦时更需美酒这杯雨露的滋润。曾信步千里,只为寻找自然的馈赠。这场邂逅在酱酒源头的奇遇,注定发生在热情高涨的春夏之交。一杯老熟的陈酿不小心牵扯了心中缕缕情思,那袅袅升腾的酱香便是一首诗的开始。

一次红色之旅,感慨了多少人,一杯壮行的酒又使多少人梦中追怀。虽说酒能纵情,可当年的豪情岂止是一杯烈酒所能引燃。

周恩来豪饮,千杯不醉,天下闻名。他持酒弄杯,以周旋在艰苦的统战生涯为乐。

李白见月思酒,引月亮为知己,笃信月亮之上有乾坤,常把酒问月,慨叹人生苦短。

一股酒香,至今仍浩荡在楚辞的天空里。在《九歌·东君》中,屈原以杯中之物,毫不迟疑地映照出称为东君的太阳神以北斗为杯、开怀痛饮的场景。

俱往矣。

酒是一棵人神共享的忘忧草、风情树。酒是旅人游走天下时,背得起放得下的行囊。酒是一个诗人在精神的流浪中,少不了的白天和黑夜。

善饮之人误入酒局,就像一个演员被导演侥幸选中。面对钟爱的一口,定会在量的把控上故作矜持。然后,当透明得虚无的琼浆注进深不见底的肉体器皿,诗的遣词、大方的仪态、滔滔不绝的语速,都被浓烈的酣畅波涛屏蔽。最后,竟然毫不费力地还原了一次真实的自己。

当酒鬼遇上酣客,只是各怀雅量的江湖兄弟。当酣客遇上骚客,他们才算是一场知己的真正邂逅。

说来也巧,一群骚客曾在一个叫酣客的酒厂采风。男女酒鬼在酣热的车间里,踩着酣红的曲酷而舞,伴随豪放的节拍自然是酣歌一曲了。不曾想,一场酣宴过后,这群饮过“酣客”的骚客竟一个个酡态尽出。

自古以来,酒是千年不息的话题,亦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精灵。喝它,炽热似火;不喝,冷酷如冰。它柔软时如锦缎,锋利时如刀刃。沉沦时能让你以痛苦和发泄,交织成癫狂之状。欢喜时又醉作引子,点燃心中一片痴情,从而获得精神的最大快意。

天君赏美酒,地王赐佳肴。对一杯能称之琼浆玉液的追求,好似曾经的旷世暗恋。也仿佛迟暮之人在芳华尽逝后的青春追忆。终于,在酱酒和感官的亲密接触下,酒液的小溪在喉咙中分成无数条看不见的酒线,正直抵渴望之焰。看似火上浇油,实为一艘情趣之舟,正在欣然越过生活波涛。假如,它身上携有密码的话,解码的一定有行叫境界的文字。

酣客之文,酣畅淋漓。一场豪饮,会让你在众目之下释然得毫无拘束。当无色透明的酒体接触到蓝色悸动的思想火花,心中艰涩便为之自觉化开,亦真亦幻的浮云或被辽阔天空中的赤足阳光替代,勾兑了酒香的空气此刻应该最适合朗诵。这时,味蕾载不动佳肴被引退,而心扉正好开启。

美酒何处来,酒从猿猴之酿来。美酒何处来,酒从传说的天酿来。美酒何处来,酒从万般辛苦中涅槃而生,从五谷杂粮里脱颖而出。

为酒者,始终以一滴酒十滴汗的独特勾调方式出场。

俗话说:男人是高粱,女人是酒曲。但做酒的男女必须耐得住寂寞,才能酿得出经得起舌尖于味蕾、时光和岁月咀嚼品评的好酒。

当骚客的黑暗喉咙,吞没杯底最后一片酒的彩霞,心中愉悦的词语一定能编织成天上快乐的星幕。从而让你的文学之路斑驳,让你疲惫的脸庞印上精气神,而倍添在滚滚红尘中傲视群雄的信心和勇气。

酒在消解生活不快时,可作平衡之用。大诗人李白在《把酒问月》中,以一句“唯愿当歌对酒时,月光长照金樽里”,让他在宇宙的廊下,找到了淡化自己渺小的理由。这些,当归功于他在日常观照的冷酷现实中,能与酒神相伴,努力用痛饮来追求逍遥与洒脱。

酒,是情感的培养液,也是功败垂成的推手。《将进酒》《满江红》就是从酒中升华出来的文学精粹。然而,水能载舟亦能覆舟,在千古的历史长河中,又有多少仁人志士被它麻翻了神经,耽误了前程。

酒的洗礼,从精神而到灵魂。酒的领悟,从品鉴而到沉醉。

除却高翔在美酒河上,那片酒做而硕大得无法打包的云彩外,这次踏石留印的夜郎古国之行,我们带走了巷子深处的酒旗猎猎声,带走了被唐诗三百首遗忘的那滴酱香。带走了李杜大师们喝了一辈子酒也未曾见过,却一直在那条长长酒线中驻足的酒魂。也带走了由酒魂牵扯而出的一个个酿酒如同酿造生活的传奇故事。

当然,我们也顺手牵羊地带走了那杯储存在心中的“天酿”。



紫藤人家
孙镜福

艺术为何会成为尴尬

□云壁

台湾专职作家侯文咏写过一个小故事——“有一位甚文艺的男人读了一本书,书中这样描写日本京都鸭川附近的先斗町:人夜之后,你可以沿着鸭川旁的居酒屋一家一家喝过去,等七八分醉,摇摇晃晃走到垂柳淌水的河边,恣意地把脚泡在水里,醉眼望向小桥,小桥上艺伎拉拉着木屐摇曳而过……”

男人为那排可以边喝酒边看河水的居酒屋深深召唤,亦对那摇曳生姿的艺伎和淌水的垂柳充满向往,于是在拼命存了一年的钱之后,他收拾行囊,直飞京都,想要彻底体验一回清酒、艺伎、垂柳这一切叠加的完美情怀。

但结果却是:别说一家一家喝过去,就只一家的清酒,价格就让人惊掉了下巴;别说垂柳淌水,若能垂着几条绿丝绦就已然不错;好不容易吊着一只脚凑合伸进水里,却猛然惊见对岸裸腹的大肚子日本男人正

朝河水里解小急……

文艺男人落荒而逃。其实这样的尴尬在我们的经历中也不鲜见。

人类自诞生精神文明之后,艺术总给人无限的慰藉、启示和力量,甚至成为影响人一生的坐标。

但艺术终究是一种“包装”,或华丽或凄美,或雄壮或婉转,包装它的或有人人的故意和别有用心,但更多的是创作者当时的心情、境遇和思考。

川端康成在他的散文《花未眠》中,有这样一段描写:“凌晨四点醒来,发现海棠花未眠,我大吃一惊。花在夜间是不眠的,它们昼夜绽放,这是众所周知的事,可我仿佛才明白过来,凌晨四点凝视未眠的海棠花,觉得她美极了,盛放中,有一种哀伤的美”。川端最后说,他发现海棠花哀伤的美,是因为他恰巧在凌晨四点醒来又恰巧一个人住在宾馆里。

药坛本草

□陈健全

“诸药所生,皆有境界。”周末,只要去南通博物苑逛逛,总喜欢到药坛看看。

药坛,就在百年博物苑的南馆、中馆周边。一畦畦的园圃内栽种着数十种药用植物,且每一种草药前,都列有其名称、功效及产地的说明牌,一目了然。至于药坛的来历,更是让人肃然起敬。其间立着的一块牌子,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:“坛内所植的药用植物,均产自本地,当年由苑主任孙钺亲手采集栽种。药坛之设,既向人们普及了药学知识,同时也对防病治病起到积极作用。”

芳菲四月天,南馆门前赏过花影婆娑的木绣球不提,低头四顾,一地的泽兰、马兰、薄荷、益母草、艾草等盈盈铺了层新绿,满目尽是新鲜的气息。年初起因了疫情,闭馆两个多月,药坛的一草一木今朝相见,格外亲切。

东首,葳蕤充沛的马兰、芍药之外,最心仪的要算是泽兰了。盖因,《诗经》之“士与女,方秉兰兮”中的“兰”,《楚辞》“浴兰汤兮沐芳”“纫秋兰以为佩”中的“兰”,即是今日所称的泽兰。它的好,倒不在其花,而在于叶。它的花虽香,但幽微到必须细细分辨。叶子却比花香,手揉一揉就会散发出一股奇异的馨香。入了秋,泽兰的顶端会开一蓬蓬浅紫色的头状花,排成复伞房花序。花也许算不上多美,但胜在清秀,别有一番秋天的韵致。据说,晾至半干的时候,叶子香味最浓。除了可以入香囊,还能用来泡澡,药效与薰衣草类似。煎成汤药有利尿、去黄疸及通经络的效果,有相当高的药用价值。

抚过青青艾草,手有余香,入眼的又是

滴翠的薄荷。不知咋的,我对薄荷的绿情有独钟,觉得它增一分绿肥,减一分绿瘦,不增不减正好。望着这一抹清澈纯粹的色彩,如微风中的清凉,不由想到小时候在燥热的夏季总有薄荷的气息吹过。那时,老家院子里的花坛、瓦盆中,乃至墙角旮旯,除了藿香、佩兰、淡竹叶之属,还随处滋生薄荷的身影。到了炎夏,爸妈常摘其叶子,汲清凉的井水洗了,单独的,或是与藿香、淡竹叶为伍,泡于茶缸,凉凉爽爽,视作清热解暑的恩物。自然,我也没少喝过。还有夏日的街巷中,常见老太太在额头太阳穴贴一薄荷叶,说是清凉、祛风,功效等同风油精呢。

不过,及至长大,薄荷的绿色又容易引人遐想,联想到一些物象。比如,朱自清先生笔下梅雨潭的绿,以及清少纳言《枕草子》中写小镇上的卖花女子,“薄荷绿色及踝长裙,长发束起,面容平淡”,人与花一样的静气安然。

缓缓西行,中馆前的海棠、樱花早已落英缤纷,灿然一树青绿。荫翳的树丛底下,除了一岁一枯荣的蕹荷、鸭儿芹、玉竹,便是经年常绿的虎耳草。但见它圆心状的叶子,成束簇生,叶面白色的花纹仿佛老虎耳朵一般,真可谓名副其实,应景得很。俯下身来,凑近看,紫红色的小花蕾沾着昨夜春雨,晶莹玉珠,星星点点。缘于今年的通城人春比往年早20多天吧(据2020年3月17日《南通日报》报道,南通3月7日已正式入春,往年平均为4月1日),还没到初夏的花期,已有小花迫不及待地绽开了。一花一世界,其花分五瓣,两大三小,两片大花瓣披针形,颜色纯白;而三片淡粉红色

所以艺术之美,其实是一种意外,是邂逅所得,是亲近所得,稍纵即逝,想要复制或再现它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除了需要外在的机缘巧合,还与个人自身的敏感度、美学能力,甚至读书的深度、阅历的多寡紧密相关。

拉斐尔一生只画圣母,画风柔美而圣洁,你可以沉醉在他的油画形象里,但你不能要求自己的妻子也能日日性感如斯;琼瑶是爱情的造梦祖师,但你不能在平凡人生中也造就一帘幽梦;云南洱海在一篇篇美文推送里宛若仙境,但身临其境时,你却会无限厌烦于它的商业气息和受累于无处不在的垃圾。

观摩艺术,不一定要把它变成现实,真正的欣赏在于想象、享受、喜欢直至赞叹不已、拍案叫绝,再深一层便是思考,若再深一层便是创作,不过这一层需要天赋的配合,但只要不是生搬硬抄、强行复制,艺术就不会成为尴尬。



的小花瓣,则呈卵形,并散生着鲜红斑点。如此极不规则的花瓣组合,顿生说不出的奇妙感。

当然,感觉更妙的,莫过沈从文先生的《边城》写到这虎耳草。说是它长在溪崖上,叶子肥大到可以做伞,翠翠在梦中被一种美妙的歌声逗引着,灵魂浮了起来,飘飞去摘了一大把。后来她真的摘了,那象征着羞涩的她心中萌生的爱意。只是,后来发生种种变故,虎耳草与歌与梦之爱,未能实现罢了。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:“那个在月下唱歌,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,还不曾回到茶峒来。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,也许明天回来!”想起来,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弟子,在怀念沈先生的《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》一文中,正是以这样一段话结尾的:“沈先生家里有一盆虎耳草,种在一个椭圆形的最小小钧窑盆里。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。这就是《边城》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,沈先生喜欢的草。”

本草幽幽,沉迷其中。石榴树下,刚拐了个弯,又遇兀自爬蔓的何首乌与野葛缠络着,它们超然无语,却有股燎原向上之势、野逸之气。“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,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,何首乌有臃肿的根……”不承想,就在一方藤架前,忽闻琅琅书声。原来,有小学生一边往本子上抄着药名,一边竟背诵起了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。

苑中转了一圈,又从南馆门前过,看花识草的倒是络绎不绝。抬头望去,南馆门楼上先贤张謇题书的金字楹联,历百年沧桑犹是亮堂,那是:“设为庠序学校以教,多识鸟兽草木之名。”是呀,别的不说,单是这本草药性的药坛,便是一枝一叶总关情。